

## M 本《以斯帖记》4:1—17 的补写与 第二圣殿晚期的宗派之争

纪晓微<sup>\*</sup>

【摘要】来源批判在《以斯帖记》中的应用得益于《以斯帖记》文本内容在不同传统中多样化的保存情况。在《以斯帖记》4:1—17, 希腊文 A 译本(6<sup>L</sup>)作为经验性证据佐证了来源批判的观点,使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落实于“以斯帖叙事”和“以斯帖编修”的双重补写。晚近的“以斯帖编修”(4:3, 5—7, 8b, 9—17)可以用第二圣殿晚期的宗派之争来处境化解读:以斯帖的悲痛、她与末底改的亲密关系,以及末底改的“教父”角色同时映射了个例和个例背后的普遍现象。个例是犹太女王萨罗姆对法利赛人的言听计从,普遍现象是第二圣殿晚期的“法利赛式妇女”——法利赛团体对精英女性的掌控,以及这些精英女性因追随法利赛团体而在婚内保持禁欲。

【关键词】《以斯帖记》4:1—17; 来源批判; 法利赛团体; 萨罗姆

### 一、问题引入——来源批判和文本校勘在《以斯帖记》中的应用

在《第五版本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 Quinta, 简称 BHQ)中,相对于第四版的《斯图加特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简称 BHS),主编团队在“校勘记”(Critical Apparatus)中引入了新的标识“lit.”,根据申克尔(A. Schenker)的说明信息,“lit.”标识下的出入“不应该用来纠正其他传统中的文本”<sup>①</sup>,因为校勘者认为这一标识对应的出入形成于文本的编写阶段,早于文

<sup>\*</sup> 纪晓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sup>①</sup> A. Schenker et al., eds.,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Megilloth*, Biblia Hebraica Quinta vol.18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4), XCII.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本形成之后的翻译和传抄阶段,因此不能用文本校勘术语解释,如叠音脱落(haplography, BHQ“校勘记”中简写为 hapl)、错抄(error, 简写 err)、重复抄写(dittography, 简写 ditto)等。<sup>①</sup> 在 BHQ 校勘本陆续出版后,以色列学者托夫(Emmanuel Tov)在其第三修订版的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中提到需要区分“编写出入”(literary/editorial variants)和“传抄出入”(textual variants),并指出“编写出入不同于传抄出入,后者于第四章 c 节描述,形成于文本流传过程中”<sup>②</sup>。由于“lit”标识带来的区分具有主观色彩,大多需要漫长的推敲才能在学界达成共识,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 BHQ 的编者只是将出入指出,并不做决断。在面对希腊文《以斯帖记》中的六大补篇时,编者在对应的“校勘记”中都予以了“lit”标识(1:1, 13; 4:17; 5:1; 8:12; 10:3),意在告诉读者这些补篇属于希腊文《以斯帖记》独有的编写传统,因此是编写出入;但在《以斯帖记》正文部分,面对不同抄本传统中的保存,“lit”的标识未出现。<sup>③</sup> 这一空白也指明了潜在的研究方向:来源批判法(source criticism)辨认出的两重来源之“末底改叙事”(MH)和“以斯帖叙事”(ES),其内容等同于“原文派”<sup>④</sup>观点下推测的《以斯帖记》最初版本,<sup>⑤</sup>由于<sup>6L</sup>在正文部分相比<sup>39</sup>本和<sup>6</sup>更加精简,据此,至少某些<sup>39</sup>本中的出入,如果按照上述 BHQ 以及托夫的定义,可以看作是编写出入,即<sup>39</sup>本传统在某种处境化机遇下的补写。

在来源批判的视角下,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不同译本传统之间的差别,而是从元叙事出发,关注不同情节——末底改叙事、瓦实提叙事、以斯帖叙事,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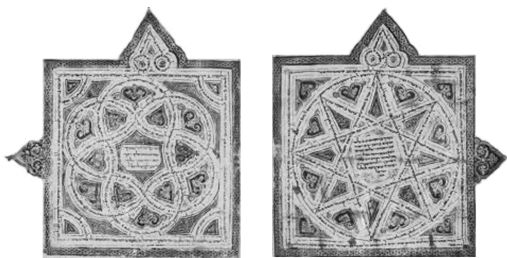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用“lit”标识指代早期编修过程而非传抄过程中形成的文本出入,这种将作者本人相对主观的判断记录在“校勘记”中的做法最早来自法国学者巴特雷(D. Barthélemy),比如《以斯帖记》3:7,巴特雷认为<sup>6</sup>本这一节的附加信息是编写出入,并在小标题处使用了“lit”标识,参见 D. Barthélemy,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2), 578。

② E.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2), 182. 按照托夫的定义,如果直接将 textual variants 按照字面意思译成“文本出入”,而 literary variants 译成“文学出入”则无法体现两种类型出入背后的本质差异,因此,笔者在这里用“传抄出入”指代 textual variants,“编写出入”指代 literary variants。

③ BHQ《以斯帖记》的校勘本为 Magne Sæbo, “Esther,” in *Biblia Hebraica Quint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Megilloth*, ed. Adrian Schenker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4), 73-96。

④ 关于“原文派”和“自由派”观点的总结,参见李思琪 Lydia Lee,《《以斯帖记》希腊文 A 译本 2:1-18 之希伯来文本母本》[The Hebrew Original of the Greek A Text of Esther 2:1-18], 于《圣经文学研究》[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23 年第 26 辑[2023, Issue 26], 90—124。

⑤ “原文派”观点创始人托雷(Charles C. Torrey)在 1944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sup>6L</sup>母本的结局——哈曼被处死、财产交给末底改(<sup>6L</sup> 7:14—21),代表了早期《以斯帖记》的结局,并且强调任何扩充都会破坏它。参见 Charles C. Torrey, “The Older Book of Esthe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7 (1944): 14。



以情节为单位,重构完整版本(末底改—哈曼—以斯帖—普林节)《以斯帖记》的合并和编修过程;<sup>①</sup>在来源批判的重构中,最早的“末底改叙事”和之后以末底改叙事为基础出现的“以斯帖叙事”中都不包含普林节和犹太人的全面复仇(8:3—9:32),这些被排除在外的章节内容由于在<sup>6L</sup>的保存中缺失,因此,“原文派”学者在文本校勘中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sup>6L</sup>使用的希伯来文母本中没有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只在“以斯帖编修”(ER)的补写中出现。<sup>②</sup>

### (一)《以斯帖记》中的双重来源

从《以斯帖记》明显的双重结局出发倒推,很容易梳理出文本中存在的两重叙事逻辑,其中有两次阴谋——哈曼针对末底改的阴谋(5:14)和哈曼针对所有犹太人的阴谋(3:8),两次复仇——哈曼个人被处死(7:9—10)和犹太人以集体暴力的方式带来的全面复仇(8—9),这一观察使来源批判得以应用在《以斯帖记》的文本研究中。<sup>③</sup> 第一层叙事记载了宫廷中的两个人——哈曼和末底改——之间的个人恩怨(见表1)。<sup>④</sup> 末底改立功后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他的敌人哈曼反而在宫廷中被晋升(2:21—3:1)。之后末底改拒绝跪拜仇人哈曼(3:2),哈曼当天回家后商量如何处置末底改(5:10—11;13—14a)。在第二天凌晨事情发生转机,当哈曼凌晨去见国王计划处置末底改的时候国王想起末底改的功绩,末底改被晋升(6:1—13)。最后哈曼被处死(7:9—10)。在这一层叙事中没有以斯帖、没有普林节,也没有犹太人的全面复仇,整个事件在两天内结束,威利斯(Lawrence M. Wills)认为末底改和哈曼之间的敌对跟犹太人的民族性无关。<sup>⑤</sup>

① 参见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173。

② 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4), 94-104。

③ 《以斯帖记》:“有两个英雄人物,因为故事有两重情节。”[E. Bickerman, *Four Strange Books of the Bibl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7), 172]

④ 将来源批判应用到《以斯帖记》的研究中开始于上世纪的法国学者加塞列(H. Gazelles),但是在他的重构中,两重叙事来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三位主角同时出现在两重叙事来源中,克莱斯重述了他的观点。经过克莱斯的修订,双重叙事来源中“末底改叙事”部分,“以斯帖”在其中的作用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18, 123。

⑤ 参见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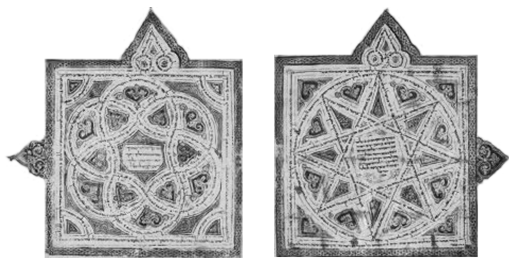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表 1 第一层叙事

|       |                                     |       |
|-------|-------------------------------------|-------|
| 末底改叙事 | (2:1—18)以斯帖进宫                       | 以斯帖叙事 |
|       | (2:21—22a, 23)末底改揭露对国王不利的阴谋         |       |
|       | (3:1—2)哈曼高升,末底改拒绝跪拜,与哈曼结仇           |       |
|       | (3:3—15)哈曼建议国王处死全部犹太人               |       |
|       | (4:1—17)末底改向以斯帖传话,命令以斯帖见王           |       |
|       | (5:1—9)以斯帖见王,第一次筵席                  |       |
|       | (5:10—12a, 13—14a)哈曼当天回到家中,决心处置末底改  |       |
|       | (6:1—4a, 5—11)国王想起末底改的功绩,哈曼觐见时末底改高升 |       |
|       | (7:1—8)第二次筵席                        |       |
|       | (7:9—10,8:1—2)哈曼被处死,第一结局            |       |
|       | (8:3—17)以斯帖请求国王收回哈曼的命令,末底改的计划       |       |
|       | (9:9—19)全面歼灭仇敌,第二结局                 |       |

被来源批判学者们区分出的第二层叙事围绕着哈曼和皇后以斯帖展开,贝克曼认为这一层叙事本质上是宫廷女性和宰相之间的勾心斗角,<sup>①</sup>按照这一定义,来源批判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所有支持来源批判还原《以斯帖记》的建议中,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将末底改从假设的“以斯帖叙事”中分离;质言之,ES和MH理论上应该是两重互不相干的独立叙事,但事实上同一个关键人物——末底改——同时出现在ES和MH中,在ES叙事中,他是以斯帖的堂兄,在MH叙事中,他又是哈曼的同行。虽然同一人物出现在互不相干的叙事传统中不是不可能,但如此建构下来的双重来源理论其说服力大大降低。正因为这一点,克莱斯(David J. A. Clines)才认为来源批判应用在《以斯帖记》中是充分但不必要的,他用大量篇幅回顾来源批判的学术史并对早期的建议进行修订的目的只是增强其原文派的观点,因为成文前的叙事传统可以被假设中最早的《以斯帖记》母本,即属于前 $\mathfrak{M}$ 本的 $\mathfrak{G}$ 之母本佐证。<sup>②</sup> 克莱斯话锋一转,进入了文本校勘的领域,而威利斯则继续对来源批判理论进行改良,其改良后的论点本质是补写理论。

① 参见 Bickerman, *Four Strange Books of the Bible*, 182。

②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23: “The fact that such an analysis can be made is of course no argument that it should be made.”



## (二)从来源批判到补写理论

来源批判中的问题使威利斯进一步修正不同来源的性质,虽然他还是将自己归纳出的属于以斯帖叙事的部分称作 ES,但他所归纳的 ES 没有独立来源,而是以 MH 叙事为前提的补写,“将末底改从以斯帖叙事中拿掉是不可能的,但将以斯帖的内容从末底改叙事中分离却是可能的,所以很可能《以斯帖记》诞生于对原初 MH 来源的扩充”<sup>①</sup>。经过威利斯的修正,他构建了一个不包含任何“以斯帖”内容的 M-H 叙事:

2:5a, 21—22a, 23 哈曼作为王的守门人发现了太监的阴谋,两位太监被处决。

3:1—2 哈曼高升,末底改拒绝跪拜

5:10—12a, 13—14a 哈曼联合妻子谋害末底改,哈曼在他们面前的夸口。

6:1—4a, 5—11 国王延迟的赏赐临到末底改,哈曼与末底改身份的反转。

7:9—10 太监揭露哈曼阴谋,哈曼被挂木架

8:2a 得胜后末底改的职位

10:1—3 全书的总结——《米底波斯王的历代志》。

拿掉上述经文,剩余部分由两次补写完成。首先在 ES 补写中,(1)以斯帖进入到故事中,末底改在这层补写中是以斯帖的堂兄兼监护人;(2)哈曼个人的死亡也不再是整个事件的最终结局,以斯帖向国王请求收回之前哈曼的命令(8:5—6)。在最后的 ER 补写中,经文内容增添了犹太人的全面复仇,以及普林节的节期。对于“以斯帖叙事”,虽然威利斯使用的还是“来源”一词,但其本质是补写,威利斯反复强调虽以斯帖叙事能被分离,但分离出的叙事本质上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后者是挂靠在“末底改叙事”之上的,因此这种以不同来源重构《以斯帖记》的方法在本质上变形为补写理论(supplementary theory),其中 ES 是对 MH 的补写,ER 是对 ES 的补写。<sup>②</sup> 威利斯在关注文本来源和编修史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不同抄本传统的问题,他与克莱斯一样,认为 **𐤂** 有着早于 **𐤎** 的希伯来文原文,或者说原文派的观点是其预设的前提,并且他认为原文层面的 **𐤂** 大致与 ES 处于相同的文本阶段,二者都还未体现在 **𐤎** 本中发挥独特作用的 ER

<sup>①</sup>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80-181.

<sup>②</sup> 同上,180。

的影响。<sup>①</sup>

正是从威利斯的文本结论出发,本文希望能重构 $\mathfrak{M}$ 本《以斯帖记》第4章的双重编修层次:“以斯帖来源”和“以斯帖编修”,来源的部分可以通过 $\mathfrak{G}$ 的文本佐证进行还原,即文本校勘中的“宁取较短读法”的规则。而第二层的“以斯帖编修”拓展了母本的内容,部分内容未被 $\mathfrak{G}$ 的母本包含,而出现了的内容也来自晚近的、以 $\mathfrak{M}$ 本(或根据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内容为样本的补充(意译),但希腊文译者的补充基本是将缺失的内容进行自由翻译,用词不能对应且一些词句的位置也不同于 $\mathfrak{M}$ 本。

这一文本结论有着潜在的应用,它自然而然的关系到《以斯帖记》的成书日期。最终的“以斯帖编修”,其意识形态可以联系至哈斯蒙尼国王詹纳乌斯的遗孀皇后萨罗姆的掌权,这是塔尔·依兰(Tal Ilan)的观察。<sup>②</sup>公元前76年因此很可能是 $\mathfrak{M}$ 本《以斯帖记》的成文日期,而不仅仅是希腊文《以斯帖记》开始出现的时间定位。得益于学界将《以斯帖记》与哈斯蒙尼时期之马加比意识形态联系的观点,本文将进一步后推成文日期,用第二圣殿晚期的宗派之争处境化解读 $\mathfrak{M}$ 本《以斯帖记》:约瑟夫斯和早期拉比文献中都提到了哈斯蒙尼国王詹纳乌斯对法利赛团体的暴行——将悬挂在木头上,这一创伤巧妙地被《以斯帖记》4:3节所渲染——所有书珊城的犹太人禁食、祷告、哭泣、披麻蒙灰;只是在书卷中,悬挂在犹太人(法利赛人)头上的悲惨命运并没有落实,结局的反转对应的是犹太女王萨罗姆执政期间对法利赛团体的大力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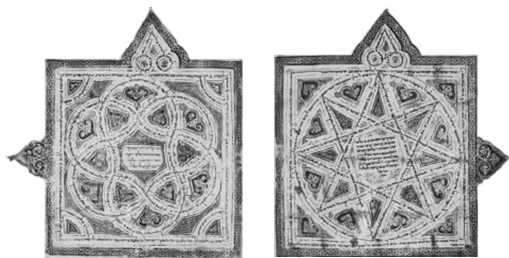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 二、《以斯帖记》第四章的文本层次( $\mathfrak{M}$ )

从《以斯帖记》的结构来看,第4章将视角从波斯宫廷中发生的事件转移至以斯帖和末底改二人的互动,这也是两位主角唯一真正(通过第三人的传话)发生互动的地方;<sup>③</sup>在哈曼下令除灭所有犹太人的阴影下,这一章也是整个情节运转中的低谷:在犹太人即将面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之际,以斯帖在末底改的“监督”下做好了不蒙诏去见王从而牺牲自己的心理准备(4:16)。从来源批判视角来

① 威利斯预设了原文派的观点,这一点体现他对(未受ER影响的)ES文本的重构中,在一些地方他以希腊文 $\mathfrak{G}$ 为依据,A本中没有的内容他也相应的从ES中删减,比如 $\mathfrak{G}$ 中没有 $\mathfrak{M}$ 本4:3节的内容,威利斯重构的ES中也将其排除。参见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81。

② 参见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135。

③ 参见J. C. H. Lebram, “Purimfest und Estherbuch,” *Vetus Testamentum* 22 (1972): 216。



看,从这一章起,是以斯帖,而不是末底改,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以斯帖决志见王、让王和哈曼赴宴、多次在宴会上请旨,最终揭露哈曼的阴谋;因此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作整个第二幕的序言,衔接了以末底改—哈曼为主的第一幕叙事和以以斯帖—国王为主的第二幕叙事。因此,就像第六章叙事作为“末底改”叙事的核心,第四章是“以斯帖叙事”的核心。<sup>①</sup>

在这一章的文本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这一章的内容毋庸置疑属于晚近的补写范畴,用威利斯的区分来看,它要比 MH 叙事晚,但是其内容又预设了 MH 的内容;另一方面,从行文来看,其文本又不太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比如 4:3 节已经提到所有书珊城的犹太人为他们的悲惨命运禁食,而结尾的时候以斯帖对末底改的同样嘱咐带来了不必要的重复(4:16);作为以斯帖和末底改之间传话人的第三者,在第一次是匿名的太监和宫女(4:4),后面的几次互动中变成了有名有姓的哈他革(4:5ff.);同时 4:11 和 16 节强调的以斯帖去见王的阻力好像并没有在其他相关章节中体现(8:3—4)。<sup>②</sup> 库克(Herbert J. Cook)认为第 4 章存在两组“不合逻辑的材料”,即 4:5—8a 和 4:11—14,<sup>③</sup>但是在推测可能的编修层次时,某些删减会带来经文的不完整,同时又没有外在佐证能帮助学者添加那些确实的必要内容,因此威利斯在其 ES 和 ER 的重构中,面对这一章的内容时举棋不定。<sup>④</sup>

通过对这一章  $\mathfrak{M}$ 、 $\mathfrak{G}$ 、 $\mathfrak{G}^L$  的内容进行对勘,以下三种情况可以大致归纳对勘的结果:

(1)  $\mathfrak{M}$  和以  $\mathfrak{M}$  为底本<sup>⑤</sup>的  $\mathfrak{G}$  有,但  $\mathfrak{G}^L$  本中没有的内容,即  $(\mathfrak{M}=\mathfrak{G}) > \mathfrak{G}^L$  (lit.)。对应 4:4—8。

应用:  $\mathfrak{G}^L$  缺失的内容属于编写出入(lit),即  $\mathfrak{M}$  本传统在某个处境化机遇下补写了相关内容,这些内容未出现在  $\mathfrak{G}^L$  使用希伯来文母本中。

(2)  $\mathfrak{G}^L$  中有  $\mathfrak{M}(\mathfrak{G})$  的内容,但用词或顺序不同,形成了  $\mathfrak{G}^L$  独有的边缘读法,即  $\mathfrak{M}=B$ ; Marg.  $\mathfrak{G}^L$ 。对应 4:9—17。

① 在交叉对应的框架中,第 6 章的内容在结构上确实处于中心地位,参见 Susan Niditch, *A Prelude to Biblical Folklore: Underdogs and Tricksters*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130。

② 参见 Lebram, “Purimfest,” 216。

③ 参见 H. J. Cook, “The A Text of the Greek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Esther,”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1 (1969): 372。

④ 威利斯在重构“以斯帖叙事”来源时,面对第 4 章的内容将他认为可能需要被剔除但剔除后会带来问题的经文加了括号,参见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64。

⑤ 认为  $\mathfrak{M}$  是  $\mathfrak{G}$  的底本,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69。

应用: 6<sup>L</sup>的是针对同一情节的边缘读法,而不是内容上的增添(比如《以斯帖记》六大补篇传统),因此属于传抄出入。<sup>①</sup>

(3) 3<sup>M</sup>(6)有 6<sup>L</sup>的内容,但顺序不同,形成了 3<sup>M</sup>(6)的边缘读法,即 6<sup>L</sup>; Marg. 3<sup>M</sup>=6。对应 4:1—3。

应用: 3<sup>M</sup>(6)对某一节经文顺序调换位置,属于有意识的编写出入。

(一) 末底改的行为(4:1—3): 6<sup>L</sup>; Marg. 3<sup>M</sup>=6(lit.)

在末底改知道哈曼的命令后,4:1—2 节描述了末底改个人的行为——披麻蒙灰来到王门口站立,4:4 节自然地衔接了 1—2 节的内容,即以斯帖身边的人将末底改的行为向她告知,而 4:3 节对整个书珊城氛围的描写实际上打断了 1—2 节和 4 节的内容:“在所有省——王的话语和律法所到之处,有为犹太人的大大哀悼;禁食、哭泣、哀号、麻布和灰烬在许多人中蔓延。”但这一突兀的信息实际上属于第三章的内容:书珊城犹太人的哀悼理应发生在迫害犹太人的命令颁发之后(3:15);<sup>②</sup>如果将 4:3 节的内容前移,末底改的个人行为和以斯帖的初次关怀之间的逻辑也更加顺畅,而这正是古拉丁译本残卷( 3<sup>L</sup>)以及 6<sup>L</sup>的顺序(见表 2)。

表 2 《以斯帖记》3:1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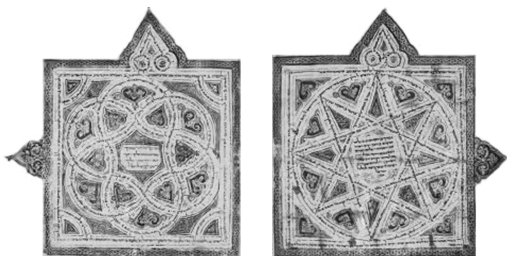
| 3 <sup>M</sup> =6(3:15—4:4) | 6 <sup>L</sup> ③= 3 <sup>L</sup> ④(3:15—4:4) |
|-----------------------------|----------------------------------------------|
| a. 驿卒出宫传王旨意(3:15)           | a. 驿卒出宫传王旨意(3:15a)                           |
| c. 末底改的行为(4:1—2)            | b. 整个书珊城的哀悼(4:3)                             |
| b. 整个书珊城的哀悼(4:3)            | c. 末底改的行为(4:1—2)                             |
| d. 末—以互动(4:4)               | d. 末—以互动(4:4)                                |

① 除了上述分类外,还存在的情况是(6=6<sup>L</sup>)>3<sup>M</sup>,其中 6 很可能受到了 6<sup>L</sup>的影响,比如 4:8 节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劝诫,6=6<sup>L</sup>给出了末底改话语的具体内容:“记住那些我把你养大的卑微的日子。哈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ὁ δευτερεύοντῷ βασιλεῖ),以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说话,为了至我们于死地。”这句话的内容没有出现在古拉丁译本残卷中,因此很可能来自 6<sup>L</sup>的自由发挥,然后 6 受其影响也添加了相似的内容。

② 参见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78。

③ 在 6<sup>L</sup> 呈现的顺序中,3:15 节和 4:3 节的内容之间插入了一节短句 Ο δὲ Μαρδοχάιος ἐπέγνω πάντα τὰ γεγονότα,“当末底改知道一切所发生的”,造成了 6<sup>L</sup> 4:1 节信息的前后两个部分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末底改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书珊城就因所发生的事而忧愁,全城的犹太人都悲痛万分。”

④ 古拉丁译本参见 Jean-Claude Haelewyck, ed., *Vetus Latina 7/3: Hester* (Freiburg: Herder, 2003), 42。英译本为 S. Bellmann and A. Portier-Young, “The Old Latin Book of Esthe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Pseudepigrapha* 28 (2019): 276。



因此,从情节发展来看 4:3 节的内容原本并不属于第四章,威利斯指出“第 3 节是以斯帖编修(ER)转移关注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sup>①</sup>,将末底改个人的反应延伸至整个书珊城,这一节作为第 3 章的总结,与第 3 章后半部分的内容一起,跟第 8 章的内容形成互文关系。<sup>②</sup>《以斯帖记》第 8 章的内容是关于由于第 3 章国王的谕旨已经下发且不可更改,因此在第 8 章以斯帖再次向王请求,触摸了国王的手杖后,她的要求是“收回哈曼谋划的谕旨”(לְהָשִׁיב אֶת־הַסְּפָרִים מִחֶשֶׁבֶת הָמֶן)(8:5)。第 8 章的内容在<sup>מ</sup>和<sup>ס</sup>中都有保存,而<sup>ס</sup>中这一情节缺失,这个事实可以支持“原文派”学者们的观点,在他们的分析中,这一情节来自<sup>מ</sup>本传统对早期文本(<sup>ס</sup>的母本)的补写:正是因为已经发出的第一则消灭犹太人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才有<sup>מ</sup>本中对末底改和以斯帖之反攻的合理化。克莱斯指出如果<sup>ס</sup>的母本中有这一情节,那么译者不可能将相关记载完全删除,因此可以合理地将这一情节看作<sup>מ</sup>本传统的补写。<sup>③</sup> 其补写方式就是让末底改的新命令的效果跟第一则谕旨(的效果)镜像对应,第 8 章中的很多词句都跟第 3 章的内容相同:其中都有国王的文士们被召见(וַיִּקְרְאוּ סֹפְרֵי הַמֶּלֶךְ)(3:12; 8:9),谕旨向王的各省发出(אֶל אֲחַשְׁדָּרְפָּנֵי־הַמֶּלֶךְ וְאֶל־הַפָּחוֹת)(3:12),而在反转的情节中,是按照“末底改所吩咐的”(כְּכֹל־אֲשֶׁר־צֻוָּה הָמֶן)(3:12),而在反转的情节中,是按照“末底改所吩咐的”(כְּכֹל־אֲשֶׁר־צֻוָּה מְרֹדֶכִי)(8:9);在两次的命令中,绝罚禁令都包含了“小孩和女人”(טַף וְנָשִׁים),以及他们的财产(לְבוֹז)(3:13; 8:11);最后也都有士卒快马加鞭将其传播至各省(3:15; 8:14)。结局中的情景结束于 8:17 节,这一节内容有意重复 4:3 节的用词和结构,在两节经文之间存在工整的对应关系(见表 3)。

表 3 <sup>מ</sup>《以斯帖记》4:3 和 8:17

| <sup>מ</sup> 《以斯帖记》4:3                                                                                                                                                          | <sup>מ</sup> 《以斯帖记》8:17                                                                                                                                                                                   |
|---------------------------------------------------------------------------------------------------------------------------------------------------------------------------------|-----------------------------------------------------------------------------------------------------------------------------------------------------------------------------------------------------------|
| וּבְכָל־מְדִינָה וּמְדִינָה<br>—<br>מְקוֹם אֲשֶׁר דָּבַר־הַמֶּלֶךְ וַדָּתוֹ מִגֵּיעַ<br>אֲבָלְגָדוֹלֵי־הַיּוֹדִים<br>וְצוּם וּבְכִי וּמִסָּפֵד<br>שָׁק וְאֶפֶר יֵצֵעַ לְרַבִּים | וּבְכָל־מְדִינָה וּמְדִינָה<br>וּבְכָל־עִיר וְעִיר<br>מְקוֹם אֲשֶׁר דָּבַר־הַמֶּלֶךְ וַדָּתוֹ מִגֵּיעַ<br>שְׂמֻחָה וְשִׂשׁוֹן לַיהוּדִים<br>מִשְׂתֵּהוּ וְיוֹם טוֹב<br>וְרַבִּים מֵעַמִּיהֶם אֲרָצִימֵהֶם |

①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63.  
② 参见 H. Bezold, *Ester, eine Gewaltgeschich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3), 120。  
③ 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94。

续表

| מ《以斯帖记》4:3                                          | מ《以斯帖记》8:17                                         |
|-----------------------------------------------------|-----------------------------------------------------|
| 在所有省——王的话语和律法所到之处,有为犹太人的大大哀悼;禁食、哭泣、哀号、麻布和灰烬在许多人中蔓延。 | 在所有省、所有市——王的话语和律法所到之处,有为犹太人的欢喜和快乐,摆宴席和快乐日,地上的许多人加入。 |

哈曼阴谋之下全城犹太人的禁食(צום)在结局中变成宴饮(מְשֻׁתָּה),之前为犹太人的哀悼(אָבֵל גָּדוֹל לַיהוּדִים)最终变为犹太人的欢喜和快乐(שְׂמֵחָה וְשִׂשׂוֹן לַיהוּדִים);在负面的情景中,表数量众多的רַבִּים,对应的是麻衣和灰尘,在反转的情景中,רַבִּים对应的是一同欢喜(即皈依犹太教)的人。进一步来看,4:3 节在מ本位置的调换同样出自互文的动机:8:17 的总结发生在末底改各人获得荣耀之后(8:15—16),“末底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因此 4:3 的总结同样应该发生在末底改个人的悲痛之后(4:2),“末底改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这样的编写逻辑下,מ本将原本属于 3:15 节的内容调换至现在的位置,最终使 3:15—4:3 的内容跟 8:19—17 进行互文对话。

(二)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命令(4:4—8a), (מ=ט) > ט (lit.)

מ本 4:4—8 节描写了以斯帖得知哈曼披麻蒙灰后的悲痛、她试图向末底改送衣服以及末底改的拒绝,之后以斯帖再次打发人了解情况——这些出在第一回合互动中的细节都未出现在ט中(见表 4)。观察到两个版本中呈现的两位主角互动之差异,多罗希(C. V. Dorothy)将מ本中呈现的互动定义为“传话”,而ט由于没有多回合的传话,末底改唯一一次传话则更像是“演讲”(speech),同时指出ט的直接双重引用(“不然,你要告诉她,‘不要停止向王上奏……’”)更符合希伯来经文传统。<sup>①</sup> 此外,不同于מ中的情景,在ט中末底改的目的更明确,前面披麻蒙灰在王门前的站立不是为了抗议,而是求见以斯帖:καὶ ἐκάλεσεν εὐνοῦχον ἓνα καὶ ἀπέστειλε πρὸς Ἑσθήρ(ט<sup>4</sup>:4a)。

① 参见 C. V. Dorothy, *The Books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113,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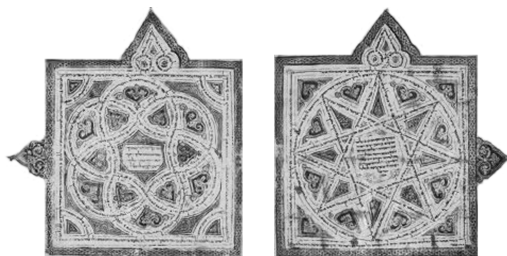


表 4 《以斯帖记》4:4—8

|       | מ=ט                                                                   | ט                                                                                                                                                 |
|-------|-----------------------------------------------------------------------|---------------------------------------------------------------------------------------------------------------------------------------------------|
| 4:4   | 侍女告知以斯帖末底改的情景,以斯帖大为悲痛(לִּחְזָקָהּ)<br>送衣服<br>末底改拒绝                    | 末底改求见以斯帖,“他叫了一个太监,打发他到以斯帖那里”<br>以斯帖的命令(Περιέλεσθε τὸν σάκκον καὶ εἰσαγάγετε αὐτόν),<br>末底改拒绝(ὃς δὲ οὐκ ἤθελεν)                                    |
| 4:5—6 | 以斯帖打发哈他革了解情况。                                                         | —                                                                                                                                                 |
| 4:7   | 末底改对事态的转述(哈曼的“投资”,用 1000 两银子买下了犹太人,מֵיָדֵינוּ בִּיָּדָהּ לִקְנִיָּה)。 | —                                                                                                                                                 |
| 4:8   | 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命令(不要停止向王上奏)。                                                 | 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命令(8a: ἀλλ’ εἵπεν Οὕτως ἐρεῖτε αὐτῇ Μη ἀποστρέψης τοῦ εἰσελθεῖν πρὸς τὸν βασιλέα καὶ κολακεῦσαι τὸ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ῦ ὑπὲρ ἐμοῦ καὶ τοῦ λαοῦ) |

在 4:4—8 节中,מ本的叙事中有两处矛盾:(1)以斯帖作为皇后,在宫内对哈曼阴谋完全不知情,而末底改在宫外却先于以斯帖知道相关事情不符合逻辑。<sup>①</sup>(2)末底改不太可能知道哈曼“购买”犹太人的确切价格(מ 4:7,קִנְיָהּ תִּשְׁכַּח),因为根据第 3 章的信息,驿卒传的是谕旨,而不是谕旨背后的内幕。<sup>②</sup>

相比之下,ט中 4:4—8 节的叙事逻辑中并没有刻意夸大以斯帖在接受信息方面的闭塞;相反,在收到侍者的禀报后允许了末底改的求见,命人脱掉末底改的麻衣并带他觐见,就像以斯帖面见国王,国王向她伸出手杖一样,这一行为是一种赦免和怜悯以及允许对方觐见的标志,这符合作为皇后的以斯帖的形象;同时,在没有 4:5—7 节内容的情况下,根据ט 4:8 节,哈曼的阴谋更像是为双方都知晓的现实,末底改传话的主旨不是告知以斯帖“发生了什么”,而是“应该怎么做”：“你要告诉她,不要停止向王上奏,为了我和人民奉承他。”<sup>③</sup>

① 参见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78。

② 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25。

③ 克莱斯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5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上述分析说明<sup>6L</sup>的叙事逻辑很可能有着更早的母本依据(早于<sup>M</sup>的希伯来文母本),而不是在晚近阶段出于某种原因的删除。因此,在4:4—8节有理由优先考虑<sup>6L</sup>的内容,即<sup>6L</sup>的读法有着早于<sup>M</sup>的希伯来文母本(*pre-Masoretic Vorlage*),对应的是威利斯区分的ES:

4:1a 末底改知道了所有发生的事情,4:2(<sup>6L</sup>)他回到家中,脱下他的外袍,穿上麻衣,在以头蒙灰后,他来到外殿,在那站立,因为他不能身穿麻衣进入皇宫。4:4(<sup>6L</sup>)他喊了一个太监遣派他到以斯帖那里(禀报),以斯帖说:“脱掉他的麻衣,带他进来。”但末底改不听,4:8(<sup>6L</sup>)相反,他对他说:“你要告诉她,不要停止向王上奏,为了我和人民奉承他。”

其中末底改拒绝脱去麻衣面见以斯帖的情节为<sup>M</sup>本和<sup>6L</sup>叙事母本共有,希伯来文קבל并不是一个晚近的用词,阿卡德文中的同源词是 *qablu*,并在《阿玛纳书信》中已经出现。<sup>①</sup> 末底改拒绝面见的同时也带了话,而没有之后的重复周旋,这条线索也许是<sup>6L</sup>母本叙事的逻辑。而<sup>M</sup>本悬置了末底改披麻蒙灰求以斯帖的原初目的,通过4:3节的插入,末底改求见以斯帖的行动目的被打断,最后是以斯帖身边的侍从提醒了以斯帖末底改的行为;以斯帖的反应、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以及主动送出侍者了解情况的做法彰显了末底改对以斯帖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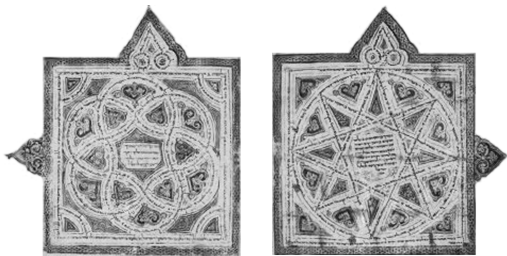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 (三)以斯帖的困境和末底改的劝诫(4:9—17):<sup>M</sup>=<sup>6L</sup>; Marg. <sup>6L</sup>

也许是为了缩小与<sup>M</sup>本内容的差距,第4章后半部分至关重要的情节——以斯帖的困境、末底改的布道——需要添加至<sup>6L</sup>的呈现中,因此4:9节更像是<sup>6L</sup>的补救,“他向她说了以色列的苦难”(καὶ ἀπήγγειλεν αὐτῇ τὴν ὀδύνην τοῦ Ἰσραὴλ),<sup>②</sup>这句简单的诠释使前面(4:4—8)缺失的内容若隐若现——“苦难”对应的是<sup>M</sup>本中末底改重述了哈曼如何买下了犹太人,同时也使接下来对实质内容——以斯帖面见王的阻力和末底改的警告——的补充成为可能。其中<sup>6L</sup>和<sup>M</sup>本的出入类型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自由派的观点,用托夫的话来说,<sup>6L</sup>相对于<sup>M</sup>本在4:9—17节中的出入确实属于“译者对希伯来文的误解而引起的”<sup>③</sup>,<sup>M</sup>本中末底改回复以斯

① 参见 W. F. Albright, “An Archaic Hebrew Proverb in an Amarna Letter from Central Palestin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 (1943): 31。

② 同样的观点见 C. V. Dorothy, *The Books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105。

③ Emanuel Tov, “The LXX Translation of Esther: A Paraphrastic Translation of MT or a Free Translation of a Rewritten Version?” in *Empsychoi Logoi-Religious Innovations in Antiquity*, eds Alberdina Houtman, Albert de Jong and Magda Misset-Van de Weg (Leiden: Brill, 2008), 508。



帖的话“如果你这时保持沉默,犹太人的安慰和拯救会从别处(חֵטָא מִקָּוָה)到来”,其中的“别处”,<sup>①</sup>认为指的是“神”(ἀλλ' ὁ θεὸς ἔσται αὐτοῖς βοηθὸς καὶ σωτηρία),尽管מִקָּוָה在晚期圣经希伯来语中有神的意思,但如果加了חֵטָא(其他地方),那么מ本在这里很可能有意避免提到神,这也是克莱斯总结מ本行文特点时提到的。<sup>②</sup>据此,<sup>③</sup>将חֵטָא מִקָּוָה理解成神在本质上是对מ本用词的误解,同样的误解也出现在 4:16 节;如果说<sup>④</sup> 4:14 的“别处”不指代神,那么 4:16 的禁食就不具有宗教涵义,<sup>⑤</sup>但<sup>⑥</sup>如此解读,用“宣布宗教仪式”(Παραγγείλατε θεραπείαν)替代מ本中的“为我禁食”(צְלוּמוֹ צִלִּי)(见表 5)。

表 5 《以斯贴记》4:16

| מ 4:16                            | ס 4:16                           | ס <sup>ל</sup> 4:16           |
|-----------------------------------|----------------------------------|-------------------------------|
| לְהִיָּסָד                        | βαδίσας                          | —                             |
| כְּנֻסִים                         | ἐκκλησίασον                      | Παραγγείλατε                  |
| אֶת־כָּל־הַיְּהוּדִים             | τοὺς Ἰουδαίους                   | —                             |
| הַנִּמְצָאִים                     | —                                | —                             |
| בְּשׁוּיָם                        | τοὺς ἐν Σούσοις                  | —                             |
| וְצוּמוֹ                          | καὶ νηστεύσατε                   | θεραπείαν                     |
| צִלִּי                            | ἐπ' ἐμοί                         | καὶ δεήθητε τοῦ θεοῦ ἐκτενῶς· |
| וְלֹא־תֵאכְלוּ                    | καὶ μὴ φάγητε                    | —                             |
| וְלֹא־תִשְׁתּוּ                   | μηδὲ πίνητε                      | —                             |
| שְׁלֹשָׁתַיִם יָמִים              | ἐπὶ ἡμέρας τρεῖς                 | —                             |
| לַיְלָה                           | νύκτα                            | —                             |
| וַיְהִי                           | καὶ ἡμέραν,                      | —                             |
| וְגַם־אֲנִי                       | κάγωδὲ                           | κάγω δὲ                       |
| וְנָצַרְתִּי                      | καὶ αἱ ἄβραι μου                 | καὶ τὰ κοράσιά μου            |
| אֶת־עַמִּי                        | ἀσιτήσομεν,                      | ποιήσομεν οὕτως               |
| כֵּן                              | —                                | —                             |
| וּבִכְרִי                         | καὶ τότε                         | —                             |
| אֶבְרָחָם                         | εἰσελεύσομαι                     | καὶ εἰσελεύσομαι              |
| אֶל־הַמֶּלֶךְ                     | πρὸς τὸν βασιλέα παρὰ τὸν νόμον, | πρὸς τὸν βασιλέα              |
| אֲשֶׁר לֹא־כָדָתִי                | ἐὰν καὶ ἀπολέσθαι                | ἄκλητος,                      |
| וְכֹאֲשֶׁר אֲבָדְתִּי אֶת־אֲבֹתַי | μεδῆ.                            | εἰ δέοι καὶ ἀποθανεῖν με      |
| —                                 | —                                | —                             |

① 克莱斯认为מ中的“别处”并不一定指神,而是指帝国中的其他人,这些人同样会帮助“犹太人”。参见 David J. A. Clines,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42-43。  
 ② 参见 K. De Troyer, *Rewriting the Sacred Text: What the Greek Texts Tell Us about the Literary Growth of Bible* (Leiden: Brill, 2003),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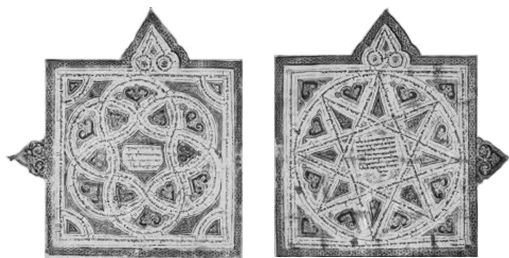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续表

| מ 4:16                                                                            | ס 4:16                                                               | ס <sup>ל</sup> 4:16                             |
|-----------------------------------------------------------------------------------|----------------------------------------------------------------------|-------------------------------------------------|
| 去！聚集所有在苏珊城发现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不吃不喝三天——夜晚和白天，我和我的女仆也同样禁食，如此我去见王，即使这不符合规矩，如此这样如果我要灭亡，那就灭亡吧！ | 去！聚集所有在苏珊城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不吃不喝三天——夜晚和白天，我和我的女仆也禁食，如此我去见王，不符合律法，即使我会死亡我也不怕。 | 宣布宗教仪式，恳切地向神求，我和我的女孩们也会这样做，于是我去见王，没有蒙召，即使我必定死亡。 |

此外，מ本中的“聚集所有犹太人”(כָּנוּס אֶת־כָּל־הַיְּהוּדִים)中的“聚集”，有评注指出是对犹太会堂(בֵּית הַכְּנֶסֶת)的暗示，而ס继续解读为“宗教仪式”同样错过了מ本用词的特殊含义。<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ס<sup>ל</sup>上述补写带来的出入在本质上属于传抄出入，而非编写出入：由于ס中的相关内容以מ(ס)本为依据，那么译者的误解就可以用מ本用词来纠正。如果说 4:9—17 很可能并未出现在ס使用的母本中，那么再进一步，我们需要分析的是מ本这一层补写的特点。

4:9—17 节的出现(מ本的补写)使两人之间的传话有多个回合，那么这会带来一个疑问，如果末底改和以斯帖的这些对话都不是当面完成的，那么这整个繁复的传话流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显然，מ本的补写(ER)不在意多次传话是在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完成的，这符合威利斯对 ES(和 ER)叙事特点的评价，即之后“以斯帖叙事”的补写将原本在时间上高度紧凑的 MH 叙事无限延长，后者的时间线是两天。<sup>②</sup> 如果没有末底改的劝诫和教导，以斯帖依旧会去见国王(5:1)，而且 8:3—4 节以斯帖再次没有蒙召见国王(וְתוֹסֵף אֶסְתֵּר וְתִדְבָּר לִפְנֵי הַמֶּלֶךְ)，好像并没有被这一禁令困扰。这使以斯帖殉道的勇气成为多余。此外，末底改对以斯帖的暗示——“谁知道呢？也许你掌权就是为今时今日”(4:14b)——需要进一步分析：לְמַלְכוּת直译为“(使)你接近皇权”，对抽象动词מַלְכוּת的使用有意避免对以斯帖所持“权利”的清晰介定——是以斯帖作为王后而掌权，还是作

① 参见 Carey A. Moore, *Esth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31。  
② 参见 Lawrence M. Wills, *The Jew in the Court of the Foreign King: Ancient Jewish Court Legends*, 179-180。



为独揽政权——摄政——的王后？经文并没有说为今日的局面，“你成为王后”（2:17 节对动词 *מָלַךְ* *hi fil* 的用法，*וַיִּמְלִיכָהּ*），而只是说“你掌权”。

手握皇权的以斯帖，相比于单纯作为皇后的以斯帖，被寄予了扭转局势的厚望。这也许可以联系至哈斯蒙尼时期犹太皇后在宫廷中发挥的作用，其中国王的死亡往往伴随前皇后开始摄政并扭转局势。其中阿里斯拖布（Judah Aristobulus）死后，他的妻子<sup>①</sup>释放了之前被国王关起来的他的所有兄弟，并扶持其中的一位詹纳乌斯（Alexander Jannaeus）作王。<sup>②</sup> 而詹纳乌斯统治期间，法利赛团体因试图结盟塞琉古统治者而被集体处置，之后同样是他的妻子萨罗姆在詹纳乌斯死后开始扭转局面，扶持法利赛团体：

一言以蔽之，他们（法利赛人）在宫廷中有威望，而其代价和困难则由亚历山德拉（萨罗姆）承担。她是一个善于处理重大事务的女人，总是一心想把士兵统一起来；因此，她增加了一半的军队数量，获得了大量的雇佣兵，直到她自己的国家不仅变得非常强大，而且在外帮强权面前也不容小觑。当她却统治着其他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则统治着她。<sup>③</sup>

约瑟夫斯记载的萨罗姆掌权期间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皇后”应该发挥的作用，作为皇后的萨罗姆不需要“把士兵统一起来”，也不需要考虑如何让国家变得强大，这些行动只有在皇后摄政后才会发生，即“掌握皇权”。萨罗姆的全面掌权是在为法利赛人服务，作为以斯帖的“掌权”也是在为末底改（和犹太人）服务，作为以斯帖的导师，末底改不仅让以斯帖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而且还逼出了以斯帖为犹太人（法利赛人）殉道的勇气，这是以斯帖被末底改统治需要承担的“代价和困难”。

据上，*MT* 本的补写着重策划了以斯帖和末底改之间的互动，相比于 *ES*，*MT* 本在第 4 章的补写增添了以下内容：（1）通过以斯帖的“悲痛”暗示以斯帖与末底改之间的亲密关系。（2）强调了以斯帖对事态的不知情（4:5b），而末底改第一次传话的目的是让以斯帖知道发生了什么。（3）增加了以斯帖面见国王的阻力，并且强调他在末底改的“指导”下生发的勇气。

① 学界基本认定阿里斯拖布的妻子就是萨罗姆，而詹纳乌斯再次娶萨罗姆为妻被认为履行了利未婚，而依兰认为阿里斯拖布的妻子和萨罗姆的妻子是两个人，参见 Ilan, *Silencing the Queen: The Literary Histories of Shelamzion and Other Jewish Wome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6), 50-58。

② Josephus, *Jewish War*, 1.85.

③ Josephus, *Jewish War*, 1.110-111.

## 三、《以斯帖记》处境化解读中的哈斯蒙尼历史事实

《以斯帖记》的成文日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书卷细节反映的波斯宫廷之事实(*Sachlichkeit*)强化了将这卷书的起源按照其设定落实于波斯时期的论点,<sup>①</sup>其文本内核也与新亚述时期开始流传的宫廷叙事(公元前7世纪—4世纪)有着亲缘关系,比如在埃及象岛莎草纸中被保存的“亚希卡尔的故事”(The Tale of *Ahiqar*)——亚希卡尔需要与自己的侄子斗争,赢回他在宫廷中的威望。<sup>②</sup>因此,如果抓住《以斯帖记》“宫廷叙事”的内核,它跟“约瑟叙事”和《但以理书》可以被规划到一类,迈因荷德(Arndt Meinhold)进一步用“流散小说”(Diasporanovelle)来定义《以斯帖记》和“约瑟叙事”的文本类型,并将《以斯帖记》处境化解读为流散背景下犹太团体的创作(Diasporajudenschaft),它依赖于早一点的“约瑟叙事”,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又摒弃了“约瑟叙事”中的和平主题——和平地跟外邦民族和政权相处。<sup>③</sup>

关注到书卷中对波斯宫廷的细节描写,以及《以斯帖记》体现的“流散小说”之文本类型,上述方法暗示了《以斯帖记》较早的起源,即波斯晚期或希腊化早期,但尽管这卷书有着较早起源,但其真正成文日期可能很晚。首先是“普林节”,在《马加比二书》中提到的是“末底改节”(15:36: τῆς Μαρδοχαϊκῆς ἡμέρας),不是“以斯帖节”,也不是“普林节”,而《马加比二书》的出现可以大致定位到公元前150年,这说明直到公元前2世纪,“普林节”的称呼(《以斯帖记》第9章的内容)还不存在。另外,《便西拉智训》的英雄人物清单中根本没有末底改和以斯帖,但是出现了跟便西拉(约公元前2世纪)基本同一时期的人物——奥尼亚之子西门(50:1—11),<sup>④</sup>这再次暗示直到公元前2世纪,完整的《以斯帖记》文本也许还未出现。上述反证使威利斯和克莱斯来源批判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即“以斯帖”是在晚近的补写中才进入到“末底改叙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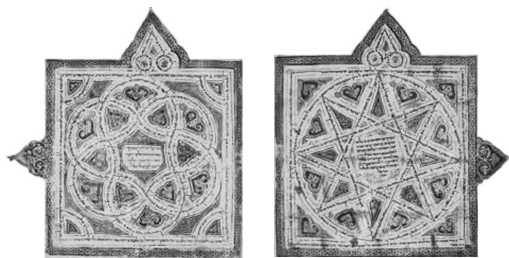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面对上述反证,部分学者将成文日期后推至哈斯蒙尼时期。德国学者贝佐

① 将《以斯帖记》定位到波斯帝国鼎盛时期的观点,参见 L. L. Jones, *Ancient Persia and the Book of Esther: Achaemenid Court Culture in the Hebrew Bibl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3), 4。

② 参见 S. Talmon, “‘Wisdom’ in the Book of Esther,” *Vetus Testamentum* 13 (1963): 419-455。

③ 参见 A. Meinhold, “Die Gattung der Josephsgeschichte und des Estherbuches: Diasporanovelle II,”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8 (1976): 92。

④ 参见 Karl Budde et al., eds., *Die fünf Megillot, das Hohelied, das Buch Ruth, die Klagelieder; der Prediger, das Buch Esther* (Freiburg: Mohr, 1898), 172。



尔德(Helge Bezold)论证了《以斯帖记》对哈斯蒙尼意识形态的继承,并指出用“流散小说”或“宫廷叙事”定位《以斯帖记》存在的问题。<sup>①</sup>《以斯帖记》中突出的是犹太精英主动干涉政治,而约瑟和但以理两位主人公分别作为个别的案例以被动的方式卷入宫廷的斗争中,最终两人也是在例外状态,即耶和华的帮助下,才赢得了这场“不得不”的战争。质言之,在普通人是不行,但是约瑟和但以理通过发挥独特的、神赐的才能——解梦,才在宫廷斗争中脱颖而出并位居高位。约瑟的被卖、被波提乏陷害而入监的局势奠定了他之后在宫廷中发挥才能的性质,即约瑟只是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通过神赐的才能及一系列机缘巧合才扭转了局势。之后他的兄弟和父亲对这份“高升”的享用也是私人性质的。而以斯帖——末底改扭转局势后,是全书珊城的人都欢喜(8:15),而不是末底改一家,因此是公共性质的。在但以理的故事中,但以理在朝廷的享通也是基于生存的需要。因此,约瑟和但以理叙事符合第二圣殿流散时期的行文特点,即大体上看,流散的犹太人团体因错过(或避免参与)波斯时期的回归浪潮,从而永久的丧失了独立的政治身份,因此在异邦政权下需要与之和平相处;摄政的主题——在宫廷中谋求话语权——虽不是流散时期文本所倡导的,但其叙事内容强调了在危机中也有个别案例通过耶和华的帮助在宫廷中位居高位。

以此为特点反观《以斯帖记》,末底改不是被动地卷入了朝廷阴谋,而是主动挑衅敌对党派的领袖哈曼的地位,在敌对党派的阴谋下主动谋划并且主动回击。换言之,行文中将末底改在朝廷中的参政变成了预设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末底改拒绝向哈曼跪拜的含义也更像在敌党派领袖被晋升后,本应得到晋升的末底改的自然反应,无关偶像崇拜或其他因素。<sup>②</sup>因此,参与朝政在《以斯帖记》中不再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举,而是末底改——以斯帖的本职工作,从这一点出发,贝佐尔德将《以斯帖记》联系至《马加比一书》,将整卷书处境化解读为哈斯蒙尼时期的衍生作品,并强调其主动摄政的意识形态异于(波斯时期)流散作品中弱化政治对立且反帝国的特点。<sup>③</sup>

但是进一步来看,《以斯帖记》中的主动参政是预设的前提,末底改和以斯帖的得胜其性质更像是在一个现有的政治体系中通过压制哈曼及其党羽而取得执政党地位,不是对某个政权的反抗(塞琉古王朝),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微

<sup>①</sup> 参见 H. Bezold, “Violence and Empire: Hasmonean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Power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Book of Esther,” *Hebrew Bible and Ancient Israel* 10 (2021): 45-62.

<sup>②</sup> 拉比传统中的将末底改拒绝跪拜哈曼的态度解释为哈曼胸前挂了木质偶像(Esth. Rabbah 6.2),末底改没有跪拜哈曼,因此也没有落入偶像崇拜的罪中。

<sup>③</sup> 参见 H. Bezold, “Violence and Empire: Hasmonean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Power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Book of Esther,” 5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妙:《以斯帖记》中透露的主动摄政使其不同于波斯时期的流散宫廷叙事,更符合哈斯蒙尼时期的意识形态;而对外帮政权之反抗的缺失又使哈斯蒙尼时期的处境化解读缺失一些必要论据。也许更晚的成书日期——哈斯蒙尼晚期的党争——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专注于研究晚期圣经文献和早期拉比文献的女性主义犹太史学家依兰在一篇有关哈斯蒙尼皇后萨罗姆的文章中指出《以斯帖记》的出版和流传或许跟这位犹太皇后掌权的政治宣传有关。她援引了贝克曼针对希腊文B译本的跋“在托勒密和克里奥帕特拉统治的第四年”给出的时间定位,即公元前77年,这一年是托勒密十二世(Ptolemy XII Auletes)第一期任职(公元前80—前58年)的第四年,同时也是哈斯蒙尼国王詹纳乌斯的遗孀皇后萨罗姆摄政的前一年(公元前76—前67年)。<sup>①</sup> 由于这一重时间巧合,依兰进一步暗示也许这一年不仅是《以斯帖记》原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间,更是《以斯帖记》成书日期,其成书和流传都服务于萨罗姆执政的意识形态:

因为希腊文《以斯帖记》的跋指向了公元前77—前76年,也就是耶路撒冷女王萨罗姆加冕的前一年。因此,可以认为《以斯帖记》(以及普林节)的出现服务于这位女王执政的政治宣传。<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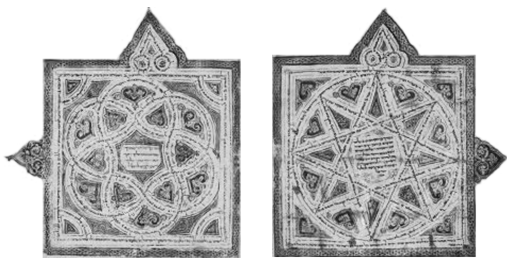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在依兰之前,也有学者将跋的日期大致等同于书卷的成书日期,但依兰更进一步,联系两边的时间巧合——托勒密和哈斯蒙尼王朝,推测了《以斯帖记》的流传目的。这一结论的得出也基于威利斯对《以斯帖记》文本研究中双重来源论的改良,她将后者推测的属于晚近的补写部分的“以斯帖编修”对应至这一时期犹太女王的政治宣传,而威利斯在他之后的著作中也将《以斯帖记》的成文日期推迟至哈斯蒙尼晚期。<sup>③</sup>

将《以斯帖记》的成书日期推迟至与萨罗姆和法利赛团体相关的哈斯蒙尼晚期的内部党争,贝佐尔德论证的哈斯蒙尼时期的成书背景中缺失的部分得以补全,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才可能有同时具备两方面——主动参与政治和宫廷内部党争——的处境化解读。由于马加比起义奠定了哈斯蒙尼王朝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将这种积极参政的行为作为被预设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以斯帖记》继承了哈斯蒙尼王朝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整卷书的暗线;而《以斯帖记》中那些被认为是符合波斯流散时期特点的元素,包括流散的犹太人团体

① 参见 E. Bickerman, “The Colophon of the Greek Book of Esther,”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63 (1944): 361.

② 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153.

③ 同上,143。Wills, *The Jewish No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0.



在外邦宫廷中谋出路等,实际上可以内化至哈斯蒙尼晚期的宫廷斗争,其中末底改、以斯帖和所有“书珊城的犹太人”映射了大量(平民)追随者的“法利赛团体”,<sup>①</sup>而反派哈曼及其党羽则代表了与之敌对的党派,也许是撒都该派。<sup>②</sup> 据此,诞生于哈斯蒙尼晚期的《以斯帖记》其实质是将早期的波斯宫廷小说(“末底改叙事”)进行宗派化解读,而对于哈斯蒙尼的意识形态而言,这卷书中的宗派主义实质又被掩盖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映射了“法利赛派”和“非法利赛派”),正是这层外衣让贝克曼得出结论,认为《以斯帖记》的实际历史背景是“自公元前 110 年以来发生在马加比家族和巴勒斯坦的希腊化城市之间激烈且残酷的战争”<sup>③</sup>。如上所述,这种马加比化的解读的确能较好地解释《以斯帖记》中的集体暴力元素——马加比家族的领导者将绝罚禁令应用在被希腊文化“污染”的领域,末底改和以斯帖将同样的绝罚禁令应用在他们的敌人身上(8:12),看作对敌人应有的报复,在两对人物之间也很容易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这依旧是片面的,因为波斯国王亚哈随鲁在其中不具有对应关系(见表 6):

表 6 用马加比意识形态处境化解读《以斯帖记》

|            |         |              |         |
|------------|---------|--------------|---------|
| 《以斯帖记》的主人公 | 末底改—以斯帖 | 哈曼及其党羽       | 波斯王亚哈随鲁 |
| 马加比起义的主人公  | 马加比家族   | 塞琉古国王(和希腊文化) | —       |

虽然这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在分析中存在过于表面化的嫌疑,但波斯化解读中存在的不利于其论点的反证,以及哈斯蒙尼解读中“国王”之对应的缺失,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可能确实需要进一步推迟《以斯帖记》的成文日期——哈斯蒙尼晚期耶路撒冷内部的宗派之争,因为这一处境化解读能涵盖所有上述关键点而

① 约瑟夫斯说撒都该派的影响力局限在精英团体中,而法利赛被“大众追随”(τῶν δὲ Φαρισαίων τὸ πλῆθος σύμμαχον ἔχοντων),参见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Jews*, 13.298。法利赛团体的大众性,参见 E. P. Sanders, *Judaism: Practice and Belief*, 63 BCE-66 CE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2), 402-404。

② 约瑟夫斯和拉比文献都提到哈斯蒙尼国王詹纳乌斯是听了一位名叫以利亚撒·本·波拉(Kiddushin 66a,约瑟夫斯给出希腊化名字是 Διογένης,参见 Josephus, *Jewish War*, 1.5.3)的建议,才开始敌对法利赛团体。虽然两重史料都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撒都该派,但考虑当时的宗派一政党之争,这一推测是可能的。

③ E. Bickerman, “The Colophon of the Greek Book of Esther,” 361.

不至于矛盾。

#### 四、第二圣殿晚期的法利赛团体与《以斯帖记》

##### (一)“王的谕旨所到之处,犹太人大大悲哀”——法利赛的创伤

玛本 4:16 节的“聚集”(סִבּוּל)暗示了早期的犹太会堂。在第二圣殿晚期,法利赛团体“反对动物献祭,并创建了会堂作为法利赛人独特的机构”<sup>①</sup>。根据史学家古特曼(A. Gutmann)的重建,法利赛—撒都该的宗派之争在哈斯蒙尼国王詹纳乌斯统治时期(公元前 103—前 76 年)达到顶峰,<sup>②</sup>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利赛人由于试图结盟塞琉古的统治者反抗詹纳乌斯但未能如愿,事后他们被国王以残暴的方式集体处置。这起法利赛团体遭遇集体屠杀的历史事件在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中被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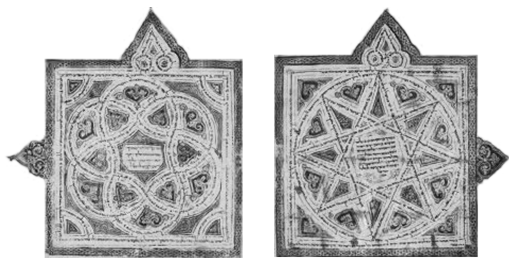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不然,他(詹纳乌斯)的愤怒程度十分夸张,这使他的野蛮达到了不虔诚的地步。于是他下令把八百人(法利赛人)吊死在城中(的十字架上)(ἀνασταυρώσας ἐν μέσῃ τῇ πόλει),又当着他们的面割断了他们妻儿的喉咙,他喝着酒,跟他的妃嫔们躺在一起,观看行刑。<sup>③</sup>

约瑟夫斯对这场屠杀的记载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拉比文献中默认了这一事实,提到詹纳乌斯时会带上他屠杀贤哲的附加信息(Kiddushin 66a: 12; Sanhedrin 107b; Barakhot 48a)。而且根据依兰的观察,《死海古卷》中有关《那鸿书》释经篇章(4Q169)的用词也暗示了这场屠杀,由于库姆兰团体同时反对撒

① E. P. Sanders, *Judaism: Practice and Belief*, 63 BCE-66 CE, 399. 将犹太会堂的起源和早期形式解释为第二圣殿时期法利赛团体的世俗组织的观点以及争议, 参见 J. Gutmann, “The Origin of Synagogu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n *The synagogue: Studies in Origins,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ed. J. Gutmann (New York, INC: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75), 74-75.

② 亚历山大·古特曼认为自哈斯蒙尼女王萨罗姆之后,主要的宗派之争出现在法利赛内部,比如希勒尔—沙玛伊之争,早年的法利赛—撒都该之争逐渐淡化,参见 A. Gutmann, *Rabbinic Judaism in the Making: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lakhah from Ezra to Judah I*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5.

③ Josephus, *Jewish War*, 1.97.



都该和法利赛人,在文本中用了双关语,称后者为“势力者”(דורשי החלוקות),<sup>①</sup>而詹纳乌斯是暴怒的狮子。法利赛团体的低谷期也随着詹纳乌斯统治的结束而结束,后者将国家托付给了他的皇后萨罗姆,而萨罗姆执政期间大力扶持法利赛团体,因此约瑟夫斯认为萨罗姆执政的那九年也是法利赛在哈斯蒙尼王朝真正得势的九年。萨罗姆对法利赛的支持被约瑟夫斯解释为根源于这位犹太女王对律法的热忱和虔诚,<sup>②</sup>但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

可以想象詹纳乌斯的暴行在耶路撒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题,这一经历也必然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心中留下了创伤,尽管在这次事件不久之后,命运被翻转。《以斯帖记》4:3 节属于晚近补写的内容——“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太人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迅速蔓延开来”——难道不正符合法利赛人谈到当年的悲剧时的想象吗? 国王(因听信谗言)处置所有法利赛人类比于国王因听信哈曼的谗言而处置所有犹太人。由于法利赛团体自认为,并且很可能在事实上也有着广大的追随者,因此他们的苦难也是整个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苦难。<sup>③</sup> 但相似的悲剧在《以斯帖记》中由于以斯帖的干涉而没有落实,这种反转的势头在之后的拉比文献的记载中同样早于萨罗姆的执政,其中萨罗姆在这则轶事中的身份是贤哲沙塔赫(Simon ben Shetach)的妹妹,她在屠杀法利赛人事件过后,重新引荐沙塔赫(法利赛人)进宫为詹纳乌斯念必要的祝祷文(Berakhot 48a)。从史料的评判标准来看,这则轶事很明显晚于《以斯帖记》;但如果遵循这则轶事设定的背景,根据沙塔赫和萨罗姆活跃的时间——詹纳乌斯执政时期的哈斯蒙尼王朝,不论沙塔赫是否真的是萨罗姆的表兄,当时犹太女王的执政,以及沙塔赫作为法利赛团体的缩影,这种政治宣传在当时的确可以成为“以斯帖—末底改”叙事中部分细节的动机和来源;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关系被设定为堂兄妹(מ),末底改在关键时刻以“教父”的身份指导以斯帖该如何行事(4:13—14)。

《以斯帖记》中末底改、以斯帖以及书珊城犹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在某种程

① 希伯来文是דורשי החלוקות,直译为“追求便利的人”,很可能来自库姆兰团体对הלך/חלק的双关,法利赛团体以追求律法的学习和解释为目标,ההלכות,但库姆兰团体用相似的两个字母het和qof替换字母中he的和kaf,用来讽刺法利赛人是在律法方面是折衷者,这一双关也许还暗示了他们在政治上为了自身的利益试图跟外邦政权结盟,参见 E. P. Sanders, *Judaism: Practice and Belief*, 63 BCE-66 CE, 532。

② 参见 Josephus, *Jewish War*, 1.108。

③ 在中译本《阿伯特》中,译者给出了上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阿丁·施坦泽兹(Adin Steinsaltz)的注释,值得注意的是,詹纳乌斯对法利赛的屠杀在注释中被解释为对“犹太教人士”的迫害。法利赛团体被等同于“犹太教人士”,这一认知虽然符合之后拉比犹太教的传统,但其根源还是需要回到第二圣殿晚期犹太教宗派之争。参见 Adin Steinsaltz 阿丁·施坦泽兹注释,《阿伯特——犹太智慧书》[Pirkei Avot], 张平 Zhang Pi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17—18。

度上映射了法利赛团体的命运在詹纳乌斯和萨罗姆统治期间的跌宕起伏。末底改和犹太人的集体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法利赛重新掌权发挥作用期间的“复仇”，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

（法利赛人）杀死了狄奥根尼，一个有名望的人，亚历山大（詹纳乌斯）的朋友，控告他向国王建议，把（前面提到的）八百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还说服亚历山德拉（萨罗姆），让她处死其他那些激怒国王的人。亚历山德拉很迷信，就顺从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想杀谁就杀谁。<sup>①</sup>

法利赛人的敌人狄奥根尼据说是前国王詹纳乌斯的“朋友”（φίλον Ἀλεξάνδρω），在《以斯帖》中，哈曼也被称作波斯王的“朋友”：“哈曼，你的朋友（Αμαν ὁ φίλος σου），是说谎的人！”（《以斯帖》5:4;7:6）。在可能的历史语境中，法利赛团体的复仇是有根有据的，“复仇”成为悲剧发后，法利赛团体重新掌权后的应激反应，而在《以斯帖记》中，被后世议论最多的就是犹太人在未受到哈曼阴谋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全面复仇，按照我们这种处境化的解读，它源于法利赛团体掌权期间（公元前76—前68年）对之前创伤之经历的文学生化创作。

## （二）以斯帖作为“法利赛式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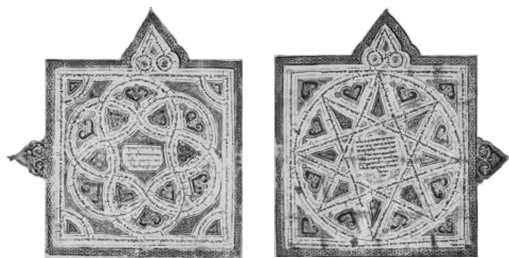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以斯帖进宫后，末底改没有停止对她的监督：

《以斯帖》2:12：末底改每天在女院前行走，为了知道以斯帖的近况（וְלִדְעָתָא שְׁלֵיָהּ），以及她发生了什么。（《以斯帖》2:12）

除此之外，《以斯帖》第2章两次提到以斯帖对末底改话语的“遵守”（שְׁמִיעָה עֲלֶיהָ）（2:10, 20），2:20还特意强调以斯帖在宫内的一举一动都遵照末底改吩咐的，她的顺从就跟末底改抚养她时一样（כְּאִשֶּׁר הָיְתָה בְּאֶמְנָה אִתּוֹ）。由此出发再看末底改吩咐以斯帖见王时以斯帖的第一次回答，“我已经三十天未蒙召见王”（《以斯帖》4:11），这里实际上点出了以斯帖在宫内——除了第一次见波斯王——的“性隔绝”，而早期拉比文献中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是“法利赛式妇女”（אשה פרושה）。<sup>②</sup> 延

① Josephus, *Jewish War*, 1.113.

② אשה פרושה直译为“分隔的妇女”，פרושה的词根פרש本就有“分隔”的意思，因此这里也是双关语，אשה פרושה既指追随法利赛团体的妇女，同时也暗示了这些“法利赛式妇女”的“分隔”，即婚内禁欲。根据《密释纳·索塔篇》3:4的说法，“分隔的妇女”是对世界有害的三种群体之一，如果将其音译为“法利赛式妇女”，那么这段记载就对法利赛人给出了负面描述，考虑到拉比犹太教和法利赛团体的关系，这也为学者们的分析带来了困扰。参见 E. Rivkin, “Defining the Pharisees: The Tannaitic Sources,”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40/41 (1969-1970): 240。依兰进一步将אשה פרושה与撒都该女性联系，见下文分析。参见 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19。



续了法利赛有着广大平民追随者的观点,拉比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暗示了早期(宗派时期)法利赛对精英女性的“统治”,这些女性的丈夫属于撒都该派,但由于她们追随法利赛(贤哲们)的律法,这些女人,就跟以斯帖一样,在婚内禁欲,同时大小事都需要问法利赛人:

拉比约西说:“我们熟知撒都该妇女(אנו בקיאיין בצדוקות),胜过其他所有人,她们所有人都会向贤哲咨询(נשאלות לחכם),除了一个,然后她死了。”<sup>①</sup>

在巴比伦 Niddah 中,这些撒都该妇女的“询问”变成向贤哲们展示她们的经血(B. Niddah 33b)。由于撒都该在哈斯蒙尼王朝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撒都该女性”可以顺势理解为王室妇女。由于早期拉比文献在有关洁净和妇女的论述中展现了对“撒都该女性”独特的兴趣,比如认为“如果撒都该女性与她们的传统隔绝,遵循以色列人的传统(פרשו ללכת בדרכי ישראל),那么她们可以算作是“以色列人”<sup>②</sup>。依兰结合其他史料(M. Sotah 3:4),认为“法利赛式妇女”单指那些在第二圣殿时期因为另外追随法利赛团体而在婚内保持禁欲的女性,并且这一现象在古代晚期(结束宗派之争后)的拉比史料中被负面评价。<sup>③</sup> 这种现象同时也出现在约瑟夫斯的记载中,即依兰指出的,因法利赛拒绝发誓效忠凯撒而被罚款,替他们付罚金的是大希律王的兄弟菲罗阿斯(Peroras)的某个不知名的妻子。<sup>④</sup>

我们在第二部分已经明确指出**MT**本《以斯帖记》第4章的补写彰显了末底改对以斯帖的“统治”:相对于**ST**更为简洁的叙事,**MT**本将末底改描述成以斯帖得知相关谕旨的唯一消息源(4:8b),同时也将以斯帖呈现为不闻政事、被动接收消息的宫内女性,“以斯帖吩咐哈他革去见末底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4:5)。而这层补写作为法利赛团体掌权后的文学创作,同时映射了个例和个例背后的普遍现象:个例是犹太女王萨罗姆对法利赛人的言听计从,普遍现象是第二圣殿晚期存在的“法利赛式妇女”的社会现象。在补写层面被无限放大的是以斯帖的悲痛、“教父”末底改教导中富有深意的用词(4:14:“谁知道你掌权是否为今日?”),以及以斯帖为末底改和犹太人“殉道”的决心。依兰强调的是以斯帖记的流传是在为犹太女王执政的意识形态服务,更进一步来看的话,这些细节的描写

① T. Niddah 5.3, [https://www.sefaria.org/Tosefta\\_Niddah.5.1](https://www.sefaria.org/Tosefta_Niddah.5.1)

② M. Niddah 4:3, [https://www.sefaria.org/Mishnah\\_Niddah.4.1?lang=bi&with=all&lang2=en](https://www.sefaria.org/Mishnah_Niddah.4.1?lang=bi&with=all&lang2=en). 这里的“以色列人”很可能指贤哲,即法利赛团体。

③ 参见 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20。

④ 参见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Jews*, 17.41-3; 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15-1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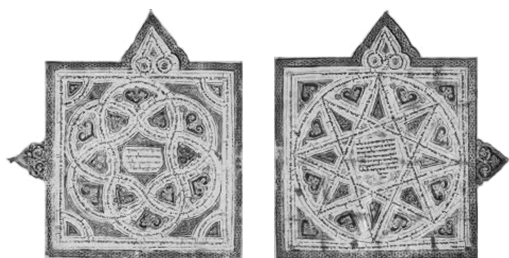
更像是出自法利赛视角的创作,而非萨罗姆——被正面描写的以斯帖(萨罗姆)只是在末底改(法利赛人)的教导下,因着对其教导的遵循在宫廷中发挥作用而留名的女性。而《以斯帖记》这卷书更像是在当时法利赛团体内部广为流传的小册子。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以斯帖记》会被纳入正典,即使全书没有提到四字神名和神。法利赛团体作为之后拉比犹太教的先驱,在决定哪些书卷属于“脏了手”的正典范畴时必然会偏爱一卷来自父辈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的文学创作,即使这卷书的风格与其他正典的内容格格不入;而跟《以斯帖记》主题和成书年代相似的另一卷书《犹滴传》,即使后者多次提到耶和华和“神”,却没有被纳入正典。<sup>①</sup> 据此,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死海古卷》中没有关于《以斯帖记》的任何篇章,其中没有提到“神”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这卷书在库姆兰团体看来,代表了他们非常反感的“势力者”,即法利赛团体的创作。

## 五、总结

从来源批判的视角看,《以斯帖记》第4章的文本内容不属于早期的“末底改叙事”,而且这一章存在两重补写层次,这两重补写可以对应至威利斯区分的“以斯帖叙事”和“以斯帖编修”。希腊文A译本(6<sup>+</sup>)作为外在文本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上述双重补写。晚近的“以斯帖编修”(4:3, 5—7, 8b, 9—17)很可能来自第二圣殿晚期法利赛团体的创作:经过詹纳乌斯统治期间的创伤,法利赛团体在哈斯蒙尼皇后萨罗姆的扶持下重新掌权;书卷中描述的集体复仇可以解释为法利赛团体重新掌权后的应激反应——对哈曼和敌人的全面复仇对应着法利赛团体掌权后对撒都该人的处置,而《以斯帖记》的出现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利赛团体基于早期创伤之经历的文学创作。以斯帖的悲痛、她与末底改的亲密关系,以及末底改的“教父”角色同时映射了个例和个例背后的普遍现象:个例是犹太女王萨罗姆对法利赛人的言听计从,普遍现象是第二圣殿晚期存在的“法利赛式妇女”的社会现象——法利赛团体对精英女性的掌控,以及这些精英女性因追随法利赛团体而在婚内保持禁欲。以斯帖“掌权”是为末底改和所有犹太人服

<sup>①</sup> 依兰认为《以斯帖记》《犹滴传》《苏撒拿传》在第二圣殿晚期的出现都服务于犹太女王萨罗姆的政治宣传,参见 Tal Ilan, *Integrating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127-153。女性主义视角对《以斯帖记》和《犹滴传》正典问题的讨论,参见 Sidnie White Crawford, “Esther not Judith: Why One Made It and the Other Didn’t,” *Faculty Publications, Class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Department* 40 (2002):1-15。



务,而萨罗姆的摄政是为所有法利赛人服务。

将《以斯帖记》处境化解读为第二圣殿晚期的宗派之争,这一解读也为一些常识性观点带来了挑战:“常识”中将《以斯帖记》定义为“流散小说”,或早期的波斯宫廷叙事;“常识”中认为它未出现在《死海古卷》中是因为整卷书未提及神且过于世俗,“常识”认为《以斯帖记》最终被纳入正典是因为书卷中透露的“犹太性”和“普林节”的应用。如果《以斯帖记》跟第二圣殿晚期的法利赛团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有关,那么这一论点也会为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早期犹太教中的宗派之争,带来新的研究视角。